

I287.4/81



钢蛋和虎英

王瑞玉等著

钢蛋和虎英

王 瑞 玉

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七年的秋天。

雄河西岸的枣园村，是河西解放区的前哨。有一天，枣园村的儿童团，抓住一个国民党特务，名叫杜二坏。他是从河东蒋管区杏林村那边过来的。特务头子杜大麻子派他来刺探枣园村的情况，准备偷袭枣林村，并以此作为据点，对解放区开展特务活动。

枣园村党支部了解到杜大麻子手下的特务队有三十多人，目前正住在杏林村，决定抢先下手，诱敌上钩，拔掉这个钉子。马上要办的一是把民兵埋伏好，二是引诱敌人进村。考虑到对岸敌人对解放区过去的人格外注意，派过去的人，既要机智又要不起眼儿，那么派谁去呢？

“我去！”这时，站在门口的钢蛋沉着地说。他是支部书记王大妈的儿子。今年十四岁，是个儿童团员，长得虎头虎脑的，黑黝黝的脸蛋，浓浓的黑眉毛，机智的大眼睛闪着光，显得十分倔强。他是来叫他娘回去吃饭的，一进门，正好听见这件事。

民兵队长王冲问：“你怎么个保证法？”

钢蛋满有把握地说：“要是遇上敌人，我就说……”，

他如此这般地把计划说了一遍。

大伙一琢磨，这确实是个稳妥的办法。王冲对王大妈说：“我看，这孩子能行，就叫他去吧！”

王大妈点了点头，钢蛋乐得蹦了个高。

夜里，雷声隆隆，大雨下个不停。雄河水上涨，发出一阵阵吓人的吼声。

王大妈冒雨把钢蛋送到雄河滩，用手抹去儿子脸上的雨珠，鼓励他说：“钢蛋，遇上敌人，要勇敢，沉住气！”

钢蛋攥起小拳头，坚定地说：“娘，你放心！”说罢，袖子一挽，噌地一下跳到河里，迎着风浪，“呼呼”地游走了。

雄河很宽，钢蛋顶着风，迎着扑面而来的一个又一个的浪头，手扒脚蹬，艰难地往前游着。他刚刚钻出水面，又被一个浪头拍下去，呛了他一口水……。好不容易游过了雄河。钢蛋上了岸已经是腿脚麻木，精疲力尽了。这时他想到要消灭国民党狗特务，活捉杜大麻子，立时浑身增添了一股劲，他一路小跑，直向杏林村奔去。

刚进杏林村，突然从暗处窜出两个黑影，喝道：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？”

钢蛋盯了那两个人一眼，只见他们穿着雨衣遮着脸，手里提着匣子枪。钢蛋把眼一瞪，说：“有事，请医生看病。”

“哪村的？”

“枣园村。”

“啊！”那两个人一听枣园村，吓得倒退两步，扬起匣子枪嚷道：“跟我来。”

钢蛋被带到一间阴暗的屋子里。只见中间一张破桌上乱七八糟地堆着鸡骨头和酒瓶子。旁边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麻脸家伙，他的右腿搭在左腿上，嘴里叼着烟卷，两只小眼睛射出凶光。周围蹬腿叉腰地站着一帮子人。

钢蛋一看就明白了，当中那个麻脸家伙，八成就是杜大麻子。钢蛋瞪起大眼，真想冲上去揍他几拳。杜大麻子好象看透了钢蛋的心思，凶狠地说：“小东西！你想干啥？我们是解放军的便衣队。”

“啊！还想冒充解放军！”钢蛋想到这里，气愤地朝着杜大麻子说：“解放军都是爱护老百姓的，哪有不让人家看病的。”杜大麻子问道：“给谁看病？”“俺娘。”“请谁去看？”“这村上虎英他爹。”“为啥这时候来？”钢蛋急啦，大声嚷着：“俺娘生的霍乱病，能等到天明吗！”

杜大麻子说：“别急，别急，让你去，不过，你得先告诉我你们那里有没有国民党？”

钢蛋把手一扬：“不是吹的，国民党就是长着三头六臂，量他也不敢进俺枣园村呀！”

匪徒们凑近钢蛋，伸着脑袋问道：“为啥？”

钢蛋翘起拇指说：“我们那里有解放军，还有民兵！”

“解放军！”匪徒们恐惧地缩回脑袋。

钢蛋心想：别把这些家伙吓得不敢去了。一转念，他“嗤”地笑了一声，说：“解放军前天就走了。”

匪徒们一听，又伸出了脑袋。杜大麻子问道：“民兵呢？”

钢蛋说：“到山里剿土匪去了。”

杜大麻子满脸杀气地站了起来，揪住钢蛋的脖领，喊

道：“你胡说！撒谎！”钢蛋拧开杜大麻子的手，装作受了委屈似地说：“要有半句假话，你枪毙我！”杜大麻子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，两双贼眼不停地滚转，然后把手一甩：

“走！你带路，上枣园村去。”钢蛋心里暗暗高兴，但他装出满不在意的样子答应着：“行！”

不大一会儿，匪徒们在院落里集合齐了，钢蛋踮起脚尖儿，隔着窗户一看，哟！黑鸦鸦的一院子人，足有一百多个人呢！钢蛋脑门“忽”地冒出了冷汗，心想：“糟了，这么多敌人！俺村民兵还不知道哩！”正在这时，门“嘭”地被踢开了，闯进来一个带手枪的家伙，直着嗓子报告杜大麻子说：“报告长官……不，首长，人都集合好了！”杜大麻子脸一沉，命令道：“马上出发！”钢蛋眼珠一转，说道：“慢着！俺娘有病，得先请医生呀！”

匪徒们七嘴八舌地说：“不行！”

钢蛋气愤地说：“哪有解放军不让人家看病的？那我就给你们带路！”杜大麻子没法，只好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押着他找医生，赶快回来给我们带路！”

两个特务跟着钢蛋来到后街虎英家。一左一右地守候在门口。

虎英爹是钢蛋的姑父，为了使姑父明白，又不致让特务看出破绽，钢蛋一进门便向姑父使了个眼色，很着急地说：

“大夫，俺娘生霍乱病，请您快去给看看吧！”又指了指门口的匪徒说：“我要把你们村的‘解放军同志’，带到河西我们枣园村去，有一百来个‘同志’呢！”

钢蛋把“一百来个‘同志’”说得特别响。虎英爹赶紧点头说：“好，好，你们先走，我保险赶上你们！”

钢蛋又说：“我‘家’就在村东头大钟旁边，您可别走错了。”说完，双手作了一个抹的动作，虎英爹会意地说：“放心吧！”

这些都被站在一旁的表姐虎英听得明明白白。

这时，外边传来两个特务“快走！快走！”的催促声。

钢蛋冒着大雨，踩着泥浆，领着匪特向枣园村走去。杜大麻子在一边直催：“快！快！”钢蛋也恨不能一下子渡过雄河，消灭这群狗豺狼，但是，为了拖延时间，好让民兵和主力部队取得联系，他不仅不能快跑，而且必须故意放慢脚步。

钢蛋边走边琢磨：如何把敌人引下大路去，好让姑父走到前头去。于是，他趁敌人不注意，朝路旁的高粱叶子打了一弹弓，高粱地里发出“唰”地一声响，吓得匪特赶紧狼狈地卧倒在泥泞路上。钢蛋“嗤”地笑了一声，对大麻子说：“不用怕，这条路上不断有解放军。”

杜大麻子一听更不敢向前走，问：“没有小道吗？”钢蛋心里巴不得走小道，忙说：“有！”杜大麻子命令道：“走小道。”钢蛋故意问：“为啥？”杜大麻子含糊地说：“防止特务发觉。”

钢蛋把匪特领进了道路崎岖的山沟里，累得匪徒们上气不接下气。钢蛋估计这段时间姑父也该走到了，便把敌人领上了雄河东岸，用手一指说：“河西岸就是枣园村。”

匪徒们望着滚滚的雄河水，听着浪击崖头发出惊人的吼声，一个个吓得胆颤心悸。杜大麻子把手枪一挥：“过河！”那个带着手枪的匪徒走过来，哭丧着脸道：“队长，这水……我不行……”杜大麻子用手枪指着他的头皮：“去你妈的！”

谁不过，我枪毙他！”

钢蛋望着那个家伙的手枪，心里直发痒。眼睛一眨巴，想出个点子。他一头扎下水去，回过头来，只见杜大麻子象赶鸭子似地把匪徒们一个个地赶下水去，那个带手枪的匪徒也慢慢地滑下水来。钢蛋跟在那个家伙后边，见他游得很不好。一个浪头打过来，钢蛋猛地潜进水中，揪住匪徒的脚脖子，使劲往下一拉，又一把扑住那家伙的脖子，拚命地按在水里，那家伙起先还乱挣扎，慢慢地就没了动静。钢蛋迅速拽出他的手枪，那家伙的尸体随波漂流下去了。

钢蛋兴奋地钻出水面。一阵霹雳闪电，他看到匪徒们已经游在自己的前面，于是他把手枪往腰里一插，象小海豹似地一个猛子扎了下去，一口气又潜到了匪徒们的前头。

钢蛋登上岸后，那群落水狗似的匪徒也一个个陆续地爬上了岸。钢蛋摸摸腰里的手枪，恨不能揍死他们几个。但他想到自己的任务，又想起娘的嘱咐，才强压住心中的怒火。

杜大麻子怒吼了一声，匪徒们有气无力地聚集成了一堆。他清点了一下人数，惟独少了那个带手枪的家伙。杜大麻子自言自语道：“大概是淹死了，废物！”大麻子清查人数时，钢蛋也暗暗地数了一下，连杜大麻子整一百一十个。大麻子扬起手枪，指着匪徒们嚎叫起来：“都要瞪起眼来！到弟兄们卖力气的时候啦！事成之后，咱们是按功行赏！”说完举枪向钢蛋一挥：“走！领我们进村！”

钢蛋咬着嘴唇，在前面带路。匪徒们跟在后边走，一个个东张西望贼眉鼠眼，提心吊胆，放下这只脚再去抬那只脚，就好象稍有不慎便会踩上地雷似的。钢蛋沉着地领着匪徒们走出雄河滩，穿过青纱帐，来到村东头的场地上。他留



神四望，却看不见民兵的半点动静。钢蛋心里急得象火上火房。心想：“难道姑父没来？”

钢蛋的姑父的的确确没有来。他刚一出门就被把守在门外的匪徒赶了回去。气得他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大门。

虎英甩咤着小辫子跑上来说：“爹，我去！”

爹摇了摇头：“不成！门口有匪徒！再说，你是个女孩子家。……”

“女孩子怎么的？男孩子能办的事，女孩子也能办，钢蛋能来，我就能去！打蒋介石还分男女吗？”虎英象连珠炮似地说了一串。她比钢蛋大一个月，长得健壮而清秀。也是个倔强勇敢的孩子。虎英小声嘀咕完后，机警地察看着屋里的四壁，突然，她高兴地一指后窗，压低嗓门儿说：“爹，我从这后窗杈子钻出去！”

虎英爹沉思了一下说：“那行！”接着一口吹灭了煤油灯，从炕席底下抽出一把匕首，轻轻地对虎英说：“带上它，碰上个狼、狗的用得上！”虎英接过匕首很自信地说：

“爹，放心吧！”虎英爹说：“好孩子，快点去，要跑在敌人前头。对你舅母说，钢蛋把杜大麻子和一百多个敌人骗到村东头钟底下，叫他们做好准备，消灭这些坏蛋。记住，有一百多个敌人哪！”

虎英二话没说，从后窗杈子钻了出去。

夜黑得伸手不见掌，雨下得更大了，漫天漫地扯起了白帘子，好象要挡住虎英的去路；高粱叶子来回抽打，好象要揪住虎英的衣服，地里变成一片沼泽。虎英这只脚拔出来，那只脚又陷进去。“噗哧”“噗哧”地疾步奔跑。跑着，跑着，竟迷失了方向“真急人！耽误了时间，叫敌人跑

到前头去可怎么办？”虎英心里象油煎一样。

她猛然想起了爹曾经给她讲过的侦察员辨别方向的故事。于是她蹲下来，用手拭摸着高粱地里流水的方向。积水哗哗地流着，一个劲地冲击着她的手，虎英心里豁然明亮。——俗话说：水往低处流。这里是雄河东岸。现在水是往西流，顺着流水就能找到雄河，于是她顺着水流的方向，飞速地向西跑去。



虎英来到波涛滚滚的雄河边，把匕首往腰里一插，把辫子往后一甩，纵身跳下水去，她穿过激浪，冲破漩涡，终于游到了对岸。

虎英高兴地捋了捋辫子上的水珠，不停脚地向枣园村跑去。虎英一进村口，正巧碰上王冲。王冲急忙把蓑衣给虎英披上。虎英眨着两只大眼睛，气喘吁吁地向王冲详细地报告了情况。王冲和王大妈一听敌情有变，马上和驻扎在附近的

主力部队取得联系，上级一听钢蛋把特务头子杜大麻子钓上了钩，非常重视，马上派一个连的解放军参加战斗。

王大妈、王冲和齐连长重新布置了兵力，河西村的民兵、自卫队、儿童团、妇救会迅速进入了阵地，撒下了天罗地网。

钢蛋沉着地走在敌人队伍的前面，眼看离村口的大钟越来越近了，匪徒们一个个紧张起来，腰弯得更低了。钢蛋乘杜大麻子掏出怀表的机会，一头扎进路边的青纱帐里，这时，村口的大钟“当、当、当！”地响起来，埋伏在青纱帐里的民兵开火了，雨点般密集的子弹，把一百多个敌人打得蒙头转向，纷纷缴枪投降，只有一小部分敌人掩护着杜大麻子边打边撤。

雄河岸边的小山包上响起了激烈的枪声，这是王大妈带着民兵和解放军截住了杜大麻子的退路，一颗颗手榴弹把敌人炸得人仰马翻，杜大麻子见势不妙，一溜烟向雄河边逃跑了。钢蛋发现后，抬手一枪，没有打中。他一边追一边喊：“杜大麻子跑了！杜大麻子跑了！”

杜大麻子听见喊声，吓得愣了一下，钢蛋瞅准时机又是一枪，打在杜大麻子的肩上。杜大麻子捂住伤口继续逃窜，钢蛋紧紧追赶……

几个匪徒逃到北巷，正好撞上儿童团设置的绊脚索。噼里啪啦一齐摔倒在地下。虎英和儿童团员们一窝蜂似地扑上去，有的按脑袋，有的夺武器，把匪徒们紧紧地绑了起来。

当匪徒们举着双手从四面八方被押到村头大枣树底下的时候。钢蛋腰里插着一支手枪，手里提着一支手枪，把杜大麻子也押了上来。



“杜大麻子被捉住啦！”“杜大麻子被逮住啦！”儿童团员们喊声如雷，震动全村。人们欢笑着从村里村外潮水般地涌了过来。

插图 周道银

机智的小冬花

王 瑞 玉

白沙河算得上一条大河，河面宽阔，水流湍急，宛如一条银色的巨龙。河的西岸是解放区，庄稼茂密，绿树成荫；山坡上，牛羊遍地；田野里，人欢马叫，一派繁荣景象。河的东岸是蒋管区，岸边的树林被砍伐一尽，沿着河堤设置了一道道铁丝网，旷野上增添了一座座新坟，看上去一片荒凉。

白沙河西岸的河边上，有一棵一搂粗的柳树，绿荫荫的柳条随风拂动，树下，几梯石阶伸到水里，岸边有几块大小不一的圆石露出水面，一个穿一身黑的老太婆正在那里捶打着衣服，不一会儿，她撒开衣服在水里来回摆着……，这个平凡景象，都被藏在远处草丛中的一个小姑娘警惕地注视着。

这时，老太婆扭头向四处望望，见四周没有动静，便转到最边上的一块圆石上，刚好背对着小姑娘的方向，把胳膊伸到水里，象是在捞什么东西，动作很小心，可惜，远处的小姑娘啥也看着，急得小鹅蛋脸上挂满了汗珠儿。老太婆捣鼓了一阵子后，就把衣服、棒槌装进小篮里，挎上篮子，急匆匆地回村去了。

草丛里的小姑娘见老太婆离去，迅速地敛了几把青草，塞进筐里，背着筐跑到大柳树下，在老太婆呆过的地方转悠着看，只见湍急的河水在圆石边打着旋儿，一切如旧，小姑娘咬着嘴唇想了一下，转身尾随老太婆回村去了。

河西村离河岸一里来地，小姑娘穿街绕巷避开老太婆的视线，抢先从另一条巷子来到三间大瓦屋前，放下草筐和镰刀，径直走进堂屋，轻捷地跳上挨着后窗户的八仙桌，从窗缝里注视着后院的动静，不一会儿，后院的大门开了一条缝，老太婆从门缝里挤了进来，又随手轻轻地把门闩上。小姑娘居高临下，竹篮里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：几件洗过的衣服、木棒槌和蒲团，和出门时没有两样，紧张的神情才稍微松弛了下来。她看着老太婆进了屋，就从地下提起一只方凳放在八仙桌上，又从桌上拿起一只纳了半截的鞋底子，掏出兜里的顶针，四平八稳地坐在方凳上，一针一线地纳起了鞋底。她一边纳鞋底，一边不断地抬起头朝后院探望，口里还低声哼着小曲：

六月里来荷花香，我做军鞋支前忙，
穿上军鞋打老蒋，全国早日得解放……。

这小姑娘名叫冬花，两道黑黑的柳叶眉下长着一对机警的大眼睛，齐耳的短发，圆圆的脸盘，上着花布对襟褂，下穿蓝色粗布裤，虽说今年才十五岁，说话办事一副大人模样，冬花从小就跟着娘侍候地主老财，吃尽了苦，受尽了罪，也磨练了她的性格。不论是爬山挖野菜，还是上树捋树叶，都不亚于男孩子，村里人都叫她“假小子”。解放后，村里成立识字班，冬花被选做班长。冬花领着识字班上课认字、站岗放哨，做军鞋，缝军衣，样样都干得很出色。所

以，党支部和村干部商量，把监督和改造地主婆的工作交给了冬花和识字班。

地主婆——河边洗衣服的老太婆，是河西村方圆百十里有名的大地主，蒋维善的老婆，她那枯黄脸上长了一副三角眼，一个尖下巴，嘴角上总是挂着淡淡的笑意，可办起事来心黑手辣，村里人给她起了个绰号叫“假菩萨”。他们有个儿子叫蒋二狗子，日伪时在汉奸队当队长，蒋维善依官仗势，巧取豪夺，把村子里半数以上的好地霸占了，还逼死了三条人命。

冬花十三岁那年，爹病死了，为了糊口，冬花的爷爷给假菩萨扛长活，冬花娘给假菩萨做饭洗衣服。小冬花也得给假菩萨干这干那，从早干到晚，累得她只剩下一把骨头，还没有蒋维善家九岁的孩子高。两年前的腊月初五，假菩萨解下臭裹脚布叫冬花给她洗，冬花没有好气地在水里一涮就提出来了。假菩萨正好看见，抄起火钩子朝冬花的头上就是一下子，打得冬花两眼直冒金星，冬花气急了，一把夺过火钩子，朝假菩萨打去，假菩萨躲闪不及，一下被火盆绊倒：一盆通红的炭火从盆架上倒下来，正好翻在假菩萨的脚上，只听一声惨叫，假菩萨倒在了地上。套房里正在吸大烟的蒋维善，听到喊声急忙窜出来，冬花早已跑得无影无踪。

第二天天还不亮，蒋二狗子领着一帮汉奸队闯到冬花家，亏得李大娘已带着冬花连夜逃走，蒋二狗子就把冬花爷爷抓走了。

这帮吃人魔王把冬花爷爷折磨得半死，假菩萨还不罢休，又想出一个毒招：把老人绑在树上，让狗腿子往身上泼冰水，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，不到一夜工夫，冬花爷爷活活

的给冻死了！这咬牙的仇，切齿的恨，冬花深深地铭刻在心里，激励着她的斗志。

假菩萨鬼鬼祟祟去河边洗衣服，早就引起冬花注意，经过多次“侦察”，冬花摸出这么一条规律：只要村里有什么大事情，假菩萨都总要到河边去洗几件衣服——解放军驻扎在村里，她去洗衣服；去年冬天斗争蒋维善，她去洗衣服；今春搞土改，她去洗衣服；前些天民兵把蒋维善押进了村政府，她又去洗衣服。……蒋二狗子这阵子当了还乡团的头子，现在驻守在河东岸。假菩萨为什么偏偏村里一有事，就去河边洗衣服呢？冬花认定这里有鬼，决心要破这个“谜”。吃晚饭时，冬花向娘讲述了假菩萨最近的一些活动和自己的想法后，跑到小杏家商量了一会儿，又一块走了出来。小杏比冬花大一岁，是识字班的副班长，两个人总是形影不离。她们来到假菩萨门口，门缝里透出灰暗的灯光，冬花捅了一下小杏说：“小杏姐你敲门！”

小杏“啪啪啪……”的一阵敲门。

门内传出假菩萨的沙哑的声音：“谁呀？”

冬花说：“我们，识字班的！”

假菩萨问：“又干什么呀？”小杏没好气地说：“快开门！还啰嗦啥！查户口来啦！”

假菩萨忙打开了街门，很客气地说：“噢！是冬花姑娘，小杏姑娘，二位姑娘快进屋坐！”

冬花和小杏走入大门，迈进屋门，假菩萨边让边说：“俺家这户口，姑娘你不用查，就剩下我一个老婆子啦，他爹那个老东西给民兵叫走了，已经好几天啦，也不知哪阵子才让回来。”说着，用斜眼偷看冬花和小杏。

小杏大声说：“回来？没那么容易的事，蒋维善在村里干尽了坏事，告诉你！后天贫农团就要严厉惩办他！决不客气！”

冬花故意用手制止小杏，“不跟她讲这些。”然后对假菩萨说：“告诉你！地主婆！你也要老实一点！”

假菩萨听了一惊，急忙央求说：“我一定老实，一定老实！求求姑娘们行行好，多多宽大，宽大那个老东西。”

小杏说：“整天的捣鬼，一点都不老实，还想宽大，没那么便宜！”

假菩萨忙说：“冬花姑娘！小杏姑娘！俺一定要安分守法决不能再干坏事，姑娘行好宽大，行好宽大……。”

冬花问：“家里没来生人吗？”

假菩萨说：“没有，没有。”

冬花把屋子环视了一遍，对小杏说：“小杏姐，那咱们走吧。”说着一块走了出来。小杏扭头对身后的假菩萨厉声说道：“来生人马上报告！”

“是、是、是……”假菩萨毕恭毕敬、笑咪咪地答应着。

第二天早晨，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，冬花听见大门“吱扭”一声，忙爬起来从后窗上果然看见假菩萨鬼头鬼脑地从大门里钻了出来。手上提着竹篮子，里面盛着衣服。冬花忙穿好衣裳，拿起镰刀和绳子，暗地里尾随着假菩萨走出村来。冬花出了村，便一头扎进高粱地，然后弯着腰，借庄稼和树丛做掩避，抄近路朝河岸飞也似地跑去。

冬花跑到大柳树下，转到东面，用绳子拦腰一勒，把脱下的鞋子和镰刀往腰上一别，身子一纵，手把脚蹬，象只小